

聊 斋 新 译(下)

李世钧 宋新有 申修福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2 字数: 450千字
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 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5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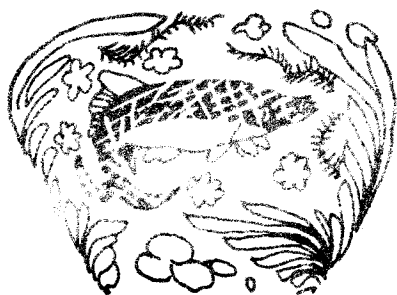
*

书号: 10088·732 定价: 2.05元

聊齋新譚

下

李世鈞 宋新有 申修福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插图 王朝瑞 战玉冀
赵志光 刘淑英

目 录

赵城虎.....	(1)
武 技.....	(4)
鸦 头.....	(8)
封三娘.....	(20)
狐 梦.....	(33)
农 人.....	(41)
章阿端.....	(44)
花姑子.....	(53)
武孝廉.....	(67)
西湖主.....	(73)
伍秋月.....	(88)
莲花公主.....	(97)
绿衣女.....	(106)
郭 生.....	(111)
鼓海秋.....	(115)
窦 氏.....	(125)
潞 令.....	(132)
云翠仙.....	(134)

大力将军.....	(143)
颜 氏.....	(147)
小 谢.....	(153)
细 侯.....	(167)
考弊司.....	(172)
向 杲.....	(178)
鸽 异.....	(182)
江 城.....	(188)
巩 仙.....	(203)
二 商.....	(214)
梅 女.....	(220)
阿 英.....	(233)
青 娥.....	(245)
仙人岛.....	(259)
胡四娘.....	(277)
宦 娘.....	(286)
阿 绣.....	(296)
小 翠.....	(308)
细 柳.....	(322)
局 诈.....	(332)
三朝元老.....	(343)
梦 狼.....	(344)
褚 生.....	(352)
司文郎.....	(360)
丑 狐.....	(376)

诗 漱	(381)
陈锡九	(386)
于去恶	(398)
凤 仙	(410)
佟 客	(425)
张鸿渐	(429)
王子安	(443)
折 狱	(447)
鸟 语	(457)
乔 女	(460)
席方平	(466)
素 秋	(477)
贾奉雉	(493)
胭 脂	(505)
瑞 云	(519)
仇大娘	(525)
申 氏	(544)
葛 巾	(553)
黄 英	(567)
书 痴	(580)
晚 霞	(589)
白秋练	(600)
王 者	(613)
织 成	(619)
竹 青	(628)

张氏妇.....	(636)
香 玉.....	(639)
石清虚.....	(652)
嘉平公子.....	(660)
鸚 鸟.....	(664)
王桂庵.....	(677)
姬 生.....	(682)
新郑讼.....	(682)
一员官.....	(685)
公孙夏.....	(688)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26
27
28
29
30
31
32
33
34
35
—

赵 城 虎

山西赵城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，身边只有一个儿子。一日进山打柴，被老虎吃掉了。老婆婆悲痛万分，几乎不想再活下去。她一路啼哭着到县衙去告状，县官听了笑着说：“老虎怎么能用国法去制伏？”老婆婆越哭越伤心，谁也劝止不住，任凭县官怎么呵斥，她也不害怕。县官可怜她年纪高迈，不忍心对她施威发怒，就哄骗她答应为她捉虎。但是老婆婆还是跪在堂上不肯起来，说是她要亲眼看到发出捕虎的公文，派出快捕才肯回去。县官实在拿她没法子，就问他手下的差役说：“谁能把这只虎捉回来？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喝醉了酒的名叫李能的衙役上前应道：“我能！”说完拿着公文下去了，老婆婆也向县官叩个头走了。

李能酒醒后很是懊悔，但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过是县官设的骗局，把哭闹的老婆婆打发走也就算了，所以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拿了公文原封不动交给县官，那知县官一见可就火了，说：“你说你能，原来说下的话，怎么可以随便反悔呢？”李能给问得张口结舌，无言答对，只好请县官再下一道公文，勒令附近的猎户帮助他。县官应许了他的要求，他便招集许多猎人整日整夜地出没在山

谷里，希望得到一只老虎勉强交差。转眼就是一个多月，连只老虎的影子也没捉到，而县官因他捉不到虎，已经责罚了他几百大板。李能一肚子冤苦无处诉，就跑到城东岳庙去哭告，祝祷神明保佑。不大工夫，外面来了一只老虎，李能一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，生怕把他吃掉。但老虎进到庙内却看也不看他一眼，竟自蹲卧在门口。这时李能壮着胆子向老虎央求说：“如果老婆婆的儿子是你吃掉的，你就该低下头任我捆绑。”说着就拿出绳子套在老虎的脖颈上，老虎服服贴贴教李能捆了起来。

李能牵着老虎来到县衙，县官即刻升堂问案。县官问老虎说：“老婆婆的儿子是你吃掉的吗？”老虎点了点头。县官又说：“杀人者处死，这是自古以来就定了的王法。况且老婆婆只有一个儿子，她年老力衰，怎么生活下去呢？假使你能做她的儿子，我将饶你不死。”老虎又点了点头。于是县官就把老虎放走了。

老婆婆见县官这样做，心里老实不高兴。回家后一夜睡不着，埋怨县官没有杀掉老虎替儿子报仇。眨眼工夫天就亮了，她开门一看，只见院子里有一只死鹿。老婆婆把死鹿卖掉，买了柴米度日。从此，老虎经常给她衔来一些可以卖钱的野物，有时还衔一些金银和布匹来扔在院中。从此，老婆婆生活过得更为宽裕，老虎对她的奉养比儿子在世时还要周到，使她心里不由不暗暗产生对老虎的感激之情。有时老虎来了，就卧在房檐下，整日不去。人和老虎各自相安无事，谁对谁也不存戒心。

几年以后，老婆婆死了。老虎回来看见尸体，在屋子里

不住哀号。老婆婆平素积累的钱财办丧事绰绰有余，本家近族的人就用这些钱财来安葬老婆婆。就在人们刚把老婆婆埋葬好的时候，老虎突然带着一阵风响奔来，吓得宾客们四散而逃。老虎奔到坟前，俯首悲鸣，声如雷动，好半天才去了。

当地人在县城东郊立了座“义虎祠”，至今还在。

【原文】

赵城妪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妪悲痛，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之宰。宰笑曰：“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”妪愈号咷，不能制之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又怜其老，不忍加以威怒，遂给之，诺捉虎。妪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，乃肯行。宰无奈之，即问诸役，谁能往之。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座下，自言：“能之。”持牒下，妪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；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妪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。持牒报缴，宰怒曰：“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”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。宰从之。隶集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庶可塞责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。遂诣东郭岳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，恐被吞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“如杀某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”遂出纆索繫虎项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“某子尔噬之耶？”虎颌之。宰曰：“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妪止一子，而尔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之。”虎又颌之。乃释缚令去。妪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，启扉，则有死鹿；妪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为常，时衔金帛掷庭中。妪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。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妪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妪素所积，绰可营葬，族人共瘞之。坟垒方成，虎骤奔来，宾客尽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始去。土人立“义虎祠”于东郭，至今犹存。

武 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川西乡人。此人性情豪爽，乐善好施。

一天，李超偶然碰上一个来化斋饭的和尚，就教他饱饱吃了一顿。和尚十分感激，对李超说：“我是从少林寺出来的，懂点武术，愿意传授给你。”李超很高兴，立即把和尚请到客房住了，供给丰富，照顾周到，早晚跟着和尚学艺。三个月后，李超以为已经学得很精了，不免有些沾沾自喜。

和尚问李超说：“你学好了吗？”

“学好了。”李超回答说：“老师会的我已经都会了。”

和尚笑了笑，命李超表演他所学的武艺。李超脱掉袍服，往手心唾口唾沫，就演练起来，时而如猿猴飞跃，时而象鸟儿轻落，腾那跳跃一阵，然后双臂交叉当胸，洋洋得意地站在那里。和尚又笑了，说：“行了。您既然把我会的都学会了，请同我徒手格斗一次比个高下吧。”李超欣然应命。于是两人各自当胸交臂做好准备后，就开始撑拒格斗了。李超时时瞅和尚的破绽进攻，但总也不能取胜，反被和尚猛飞一脚，把他仰面朝天踢出一丈多远。和尚拍着巴掌说：“您还是没有把我的本领都学了去呀。”李超翻身爬

• • •

起，用两手托地，又惭愧又沮丧地向和尚请教。和尚便又教了他几天走了。

李超从此以武艺超群出了名，他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，还没有遇见一个是他的对手。

有一次，李超偶至历城县，见一个少年和尚在一块空地卖弄武艺，围观的人拥拥挤挤，多极了。这时少年和尚朝四周拱拱手，说：“过来过去就我一个人，实在是太有点冷落了，有会武术的，爱赌输赢，不妨到场中比试一番，也好给大家提个兴趣。”少年和尚这样说了三遍，没一个应声的。李超一旁听了这话，不由得手心发痒起来，就意气昂昂地走了进去。相互拱手见礼后，刚一交手，少年和尚便喊住李超，说：“这是少林寺宗派的拳术呀，您的师傅是谁？”李超起初还不肯说，经不住再三盘问，他就向少年和尚实说了。少年和尚把手一拱说：“原来您的师傅是憨和尚呀，若是这样，就不必交手了，我情愿甘拜下风。”但李超却不相让。再三请求，少年和尚还是不肯。后来，少年和尚见观众一直纵恿，才说：“既然是憨师傅的徒弟，都是这个行道中的人，不妨玩耍玩耍。不过只能是两厢会意的表演，可不能实打呀。”李超连连点头应允。他见少年和尚体瘦力薄，并不放在心上，再加上少年好胜，总想击败对方，借此扬名露姓。二人交手后，正一来一往难解难分，少年和尚突然停下手来。李超问他为什么停手，少年和尚只是微笑并不答话。李超以为对方胆怯了，更觉气盛，一直请求再交手，少年和尚这才又和他对打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李超向少年和尚踢出一脚，少年和尚不慌不忙并起五指朝他的小腿轻轻削了一

下，李超顿时觉得膝盖以下象被刀斧砍中似的，跌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少年和尚笑着说：“太冒失了。多有冒犯，请勿见罪！”

李超被人抬了回去，一个多月才算好了。一年以后，他的师傅又来了，就把同少年和尚比武较量的事说了一遍。师傅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太鲁莽了？为什么要去惹他？幸亏你先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腿恐怕已经断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李超，字魁晋，淄之西鄙人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，丰其给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甚得。僧问：“汝益乎？”曰：“益矣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，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诎诎然交叉而立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，李时时蹈僧瑕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。”李以掌致地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李由此以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。偶适历下，见一少年尼僧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。尼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交手足，愿拜下风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；又年少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颉颃间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少

间，李腾一蹶去。尼骈五指下削其股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迂客，幸勿罪！”李舁归，月余始愈。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？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王阮亭先生云：“此尼亦殊踪迹诡异不可测。”又云：“拳勇之技，少林为外家，武当张三峰为内家。三峰之后，有关中人王宗。宗传温州陈州同。州同，明嘉靖间人。故今两家之传，盛于浙东。顺治中，王来咸，字征南，其最著者，鄞人也。雨窗无事，读李超事始末，因识于后。阮亭书。征南之徒，又有僧耳、僧尼者，皆僧也。”

鸦 头

秀才王文，是山东聊城县人，年轻时特别老实。有一次他到邻近的楚地游学，路过六河县，住在一家客店里。偶然出门散步，遇见了同乡赵东楼。赵东楼是个大商人，在外做买卖，常常数年不归。他见到王文，自然十分高兴，二人握着手相互寒暄一番，就请王文到他的住处走走。

王文来到赵东楼的住处，看见屋里坐着一个漂亮的大姑娘，感到十分惊愕，连忙退了出来。这时赵东楼一把拖住王文，又隔着窗子叫大姑娘回避了，王文才跟着赵东楼进去。

赵东楼备了酒菜，和王文共话冷暖。王文问东楼说：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东楼回答说：“这里是妓女院，因我长期在外，暂时在这里借宿。”说话间，王文见大姑娘不断进进出出，心里感到很是不安。他要起身告别，赵东楼偏强拉硬拽让他坐下。这样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小姑娘从门前走过。当她扭头看见王文时，便不住地用美丽的眼睛打量他，眉目间含着倾心爱慕的神情。她，举止文雅，容貌端庄，简直如仙女一般。王文的为人素来端方正直，但到这时却惘然若失了。于是便问赵东楼道：“那个美丽的小姑娘是谁？”

“老太太的二姑娘，小名叫鸦头，今年十四岁了。”赵

东楼说：“有的嫖客经常拿巨款来引诱老太太，企图让鸦头陪他们作乐，但鸦头执意不从，以致经常受到母亲的毒打。后来，母亲见她苦苦哀求，又可怜她年幼，才不强迫她接客了，如今还等待着嫁人呢。”

王文听了此话，低头不语，只是痴痴呆呆地坐着。东楼问一些什么，也是语无伦次，答非所问。东楼看出他的心思，就挑逗他说：“假若您愿意娶鸦头做妻子，我就给您当个媒人。”王文显出怅然失意的样子，说：“这个念头我倒不敢有。”嘴上这样说，但天色已晚，却还没有一点告辞的意思。赵东楼又用刚才说的话挑逗他，他才说：“您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，可口袋里钱不多怎么办？”

赵东楼知道鸦头是个烈性的女子，一定不会答复这件婚事，就故作大方地答应帮助王文十两银子。王文拜谢了东楼，急忙回去，将自己仅有的五两银子拿出来，硬要赵东楼去向老太太通媒。老太太嫌少，不愿意。这时，鸦头却对母亲说：“母亲天天说我不能给您作摇钱树，今天请您允许我随了您的心愿吧。我初学作人，报答母亲的日子长着呢，不要因为钱少，就把财神爷放走。”老太太深知女儿性情执拗，什么事只要依了她，她就会十分高兴。于是就一口答应下来，并打发一个婢女去请王文。赵东楼也不好中途反悔，只得加了十两银子交给老太太。

王文和鸦头一见面，如鱼得水，不由你恩我爱欢好一番。之后，鸦头对王文说：“我是出身卑贱的妓女，本来不能跟您相匹配，既然您深深地爱着我，情义是很重的。不过您把所有的钱拿来买这一夜的欢乐，明天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王文听到这里，不觉很难过地哽咽起来。鸦头急忙劝慰说：

“您不要悲伤。我沦落在这个地方，实在并非是心甘情愿的。只是没有遇到象您这样忠诚老实，可以托靠终身的人，现在我愿意同您一起连夜逃走。”王文十分高兴，急忙起了床，鸦头也起来了。这时，听谯楼钟鼓，正是三更三点。鸦头忙换上男装，二人慌慌张张相互挽扶着出了后门。来到王文的住处，敲开了店门。王文离家时，带着两头驴子，他和鸦头一人骑了一头，推说有紧事，叫仆人跟着一起走。鸦头把纸符分别系在仆人的腿上和驴子的耳朵上，然后放开缰绳，那驴子便飞快地向前奔驰，教人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光听见耳边呼呼风响；天刚亮就来到汉口。他们租了房子在那里住下来。王文奇怪鸦头和一般人不一样，鸦头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该不会害怕吧？我并不是人，是只仙狐，母亲贪图卖淫赚钱，每日里都要遭受她的虐待，心里十分恼恨她，幸喜今天脱离了苦海。跑出百里以外，母亲就不知道我的去向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”王文听了，一点也不害怕和怀疑，他从从容容地说：“眼看着美人，家里却穷得只有四堵墙，实在难以自我宽慰，我真怕最终还是被你遗弃。”鸦头说：“您怎么会有这样的忧虑？如今街市上的东西都可以买来做生意，两三口人，过个一般的日子，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。您先去把驴子卖掉做资本用。”王文依照鸦头说的去办，在门前搭了个小店铺，和仆人一起操作，在店里卖酒卖茶；鸦头做披肩、绣荷包，也可以赚回一些钱，吃、喝、穿、戴都很宽余。这样积转了一年多，慢慢可以买得起婢女和老妈子了。王文从此便不再亲自操作，只在一旁